

负剑少年游

上

独孤残红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8
2.2

V1-V3

险恶江湖系列卷一

负剑少年游

(上)

独孤残红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还珠楼主再世 金庸古龙传人

独孤残红武侠系列

脱颖而出的独孤残红，创造出万花筒般的武侠世界：离奇的故事，鲜活的人物，诗化的意境，深邃的哲理，正义侠情，儿女私情……令读者目不暇接，爱不释手。受到海峡两岸读者热烈欢迎。《销魂一指令》一版再版，印数已超十万。他的《江湖四部》将由李渔村独家编辑，陆续出版。

上卷《销魂一指令》(三册)

沧桑江湖 中卷《销魂十指令》(三册)

下卷《销魂百指令》(三册)

一九九三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一卷《七邪蝶恋花》(二册)

嬉笑江湖 二卷《七煞木兰花》(二册)

三卷《七妖小梅花》(二册)

四卷《七怪夜合花》(二册)

一九九四年大连出版社出版

一卷《负剑少年游》(三册)

险恶江湖 二卷《看剑念奴娇》(三册)

三卷《掷剑踏莎行》(三册)

四卷《挥剑满江红》(三册)

一九九五年五月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一二卷

一九九五年十月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三四卷

上卷《炼刀忆江南》(三册)

寂寞江湖 中卷《藏刀长相思》(三册)

下卷《封刀一剪梅》(三册)

(总策划：湖南文艺出版社小说室主任李渔村)

负剑少年游

上集目录

一	月夜待狼来	1
二	人兽世仇	18
三	狈和狼头	33
四	死亡谷地上的裸婴	51
五	八绝文狂	66
六	古怪少年和刁蛮姑娘	83
七	闽大公子与呆小子	99
八	雪地箫声	114
九	高升客栈神秘之夜	131
十	雪白血红	147
十一	七彩色狼	164
十二	夜半烈火	179
十三	身世——不解之谜	195
十四	又一个冷傲少年	211
十五	同父异母兄弟	229

一 月夜待狼来

去年相送，余杭门外，飞雪似杨花。今年春尽，杨花似雪，犹不见还家。对酒卷帘邀明月，风露透窗纱。恰似姮娥双飞燕，分明照，画梁斜。

夜空，一轮圆月。

月旁有缕缕乌云掠过，繁星明灭。

在月光下巍峨的山峰，耸起嵯峨的剪影。

山峰顶，一块兀突的石岩上，耸立着一头狼影。

狼影伸长着脖子，仰望着天空，凝立不动。

那硕长的身影，毗裂的长牙，仿佛不是一头真狼，而是一张皮影戏中狼的剪影贴在山岩上，点缀得苍穹一片阴森而恐怖。

夜风轻轻地吹。

狼影身上的长毛，在风中抖动。

那抖动的长毛说明，这不是一张剪影，而是一头真狼。

阴云飘散，圆月露出亮脸，月光骤然明亮。

狼影突然支立起前爪，向着空中圆月，发出一声长嚎：
“呜哇——”

嚎叫声冷峻而凄厉，充满着贪婪、冷酷与一种无可言喻的欲望。

夜狼嗥月，整个山峰、石岩都在嗥叫声中颤栗。

狼影巍然移动，向山下的山谷沙石滩飘逸而去。

山谷口。

一丘沙石滩。

一条淌流的山溪。

乱石峥嵘，飞流击石，风景如画。

奔腾的溪流在乱石间辗转、扭曲、挣扎，映着冷清的月光，像一只鬼魔的手掌，极是骇人。

然而，这峭峻的怪石，奔湍的山溪，如绝笔名画一般，自具苍劲雄魄。

此刻，空中乌云已经散尽。

皓月当空，银光灿然。沙石滩上月光如水，遍地流银。

沙滩上站着一个女人。

女人二十出头，身着一袭披风，内具一身紧身衣褂，紧勒出一副窈窕袅娜的身材。

她椭圆形的脸蛋，皮肤白晰，丰润柔嫩，两道淡淡眉细而弯长，眼珠大而明亮，稍有些斜乜，经长而黑的睫毛衬托，形成一种略带伤感的美，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她应是个绝色的美女。

女人解下肩上的披风，仰面看了一下天空，然后开始脱

月夜待狼来

去外衣。

她举止沉静大方，没有丝毫的轻浮与挑逗之态。

山溪边的一堆乱石中，一双灼亮的眼睛勾勾地盯着她。

“波刺”，一声轻微的拨水声响。

她似乎听到了男人急促而粗重的喘息声。

她没有扭头，也没有四处顾盼，旁若无人地又脱去了裙子和裤衩。

她倩影婷婷地站在沙石滩上，雪白的肌肤闪烁着玉石般的光泽。

月光轻洒在她身上。

她是那样的迷人，高耸的双乳，浑圆的肩膀，细纤的腰肢，修长的双腿；优美的曲线，构成浑然天成的风韵。

不用任何修饰，不用任何做作，她能使任何男人都为之心动。

她伸出双臂，向苍天做了个祈祷的手势，然后在沙石滩上躺下。

她躺的姿势稍有些特别，脸面朝上，身体微向左侧，身子略呈弓形，右腿微微弯曲，头枕着一堆碎石，稍稍上抬，双手斜压在两肋下。

她静静地躺着，一动也不动。

她在等待，等待着那惊人心魄时刻的到来。

她知道那一刻将会充满着危险，但她却又十分自信，坚信自己一定成功。

她在等待山峰上的那只嗥月的狼。

她要用特殊的技艺，将它逮住。

她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，包括隐身在山溪乱石堆中的丈夫胡大鹏。

躲在乱石堆中的胡大鹏，瞪圆的双眼里射出两道灼炽的光焰。

他，三十九岁，是神鹰门的门主，一柄金背快刀，使东北四省九大帮派刀下称臣，神鹰门鹰旗飞扬万里。

他绰号“神刀”，在东北四省江湖道上，没有人能与他比，也没有人敢与他比。

他平日喜欢穿一件白褂，在他快刀下不知斩了多少凶狠成名的人物，但他的白褂上却从不曾沾过一丁点儿血。

真玄！真神！

这里有两个原因。

他刀法太快、太准、太狠，每次出手都必是胸有成竹。

他生性好洁，嫌别人的血脏，不愿让别人的血溅坏了他的衣服。

因此，他杀人无数，却能保持洁白无暇的白褂。

单凭这一点，他已足以慑住武林中任何一个自以为是的英雄好汉。

躺在沙滩上的美丽女人，是他的夫人徐洁玉，比他要小十八岁。

他爱她，真心地爱着她。这是一种死心踏地的爱，没有任何理由可讲的爱。

他爱她的人，爱她身上的每一个部位，乃至每一根头发丝。

他也爱她的名字。洁玉，洁白无暇的玉，如同他嗜洁的怪癖一样。

他爱她的一切，爱她胜过爱自己的生命。

她现在要去做一件疯狂的、令人难以信置的事。

这件事充满了危险，危及到她的性命，但她却决意要做。

他曾多方设法制止她，却做不到。

她是个刚烈的女人，一旦决定要做的事，谁也无法阻挡。

经过多次请求，她才同意他隐身在山溪水中的乱石堆间观阵。

她已与他约法三章：无论出现什么情况，他都不能出声，更不能擅自出手。

他蹲在水中，水深齐胸，虽是初夏夜，仍觉溪水冰凉。

他明白她为自己挑选这个藏身处的原因：

流水能掩住人体的气味，而不会被那条凶狠狡猾的恶狼所发觉。

他憎恨那条狼，但在某种角度上来说，他又得感谢那条狼。

没有那条狼，他也许无法娶到徐洁玉。

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巧合。

一年前，他追杀神旗门门主刘金虎，追到长白山里，在沙石坳绝人岩上杀了刘金虎后，返回的路上，他遇到了徐洁玉。

他原不相信“一见钟情”这句话。然而，他一见到徐洁玉，便觉得自己已深深地爱上了她。他主动护送她回家。

她家在沙石坳的一个村子里，家中只有一个老娘，母女相依为命，家境十分贫寒。他十分同情她，居然不顾掌门人的身份，跪倒在她母女面前，毅然正式向她求婚，但他的求婚却遭到了拒绝。

他当时觉得十分奇怪，像她这种山沟窝里的穷姑娘，为什么会拒绝自己的求婚？

当夜，他借宿在她家中。

半夜里，来了一条白额花毛狼。

这是一条夜行独狼。狼，本是一种最凶残、最狡猾的动物，而夜行独狼更狡猾，更残忍。它夜里像幽灵般地四处游荡，见到猎物，就会悄然无声地猛扑过去，一下把猎物撕成碎片。它不轻易出击，一旦出击，往往都是十拿九稳。

今夜，花毛狼看中了徐洁玉的家。

胡大鹏宿在小院后房，当他听到惨叫声，从卧房赶来时，徐洁玉的娘已被花毛狼咬死，而她正被花毛狼按在爪下。

他出刀了。

夜空划过一轮刀光，刀芒弯弯，淡如月色。

他出刀极快，刀法极准，没有任何人能从他这一刀下逃脱。

然而，花毛狼却从刀下逃脱了，刀锋只在它白毛的前额划开一条血口。

他很惊愕，很骇然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花毛狼竟然能从他的神刀下逃生！

这是一条非同寻常的狼！

他帮助她葬好了她的娘，然后再次向她求婚。不知是感谢他的救命之恩，还是寻找日后的依托，抑或摆脱眼前的困境，徐洁玉终于答应嫁给他。

他欣喜欲狂，立即带徐洁玉回到神鹰门，当夜便举行了婚礼。

面对红烛，徐洁玉向他发誓，她一定要为娘报仇。

从那天起，徐洁玉开始向他学武功，并向猎人学习各种捕狼绝技。开始，他竭力地帮她、辅助她，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十分不愉快的事。

他不愿回忆那件事……

他脸贴在怪石的石缝上。

这个位置很好，既隐蔽，又能观察到沙石滩及周围的一切动静。

他目光盯着静躺在沙滩上的妻子，胸中燃烧起一团熊熊的欲火。

自从她怀上浩儿三个月后，他就不曾再与她同过房，直至现在带浩儿来长白山福乐庄园庆贺“百日”，在庄园中也不曾有过。

有人说，女人生过孩子之后，肚皮会变大，腰身会变粗，面貌会变丑，可她一点儿也没有变，仍是那么迷人，甚至比生洁儿之前还要好看！

他体内的血液在脉管内突兀奔流，呼吸突然加急。

他感到一种强烈的、无法抑制的欲望，恨不得立即跃出去，将她搂在怀中，重温多日来不曾做过的绮梦。

但，他没有动。

他不同于一般的男人，不仅有过人的本领，还有超凡的定力，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能出人头地的原因。

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强将心中的欲火压下。

他目光转注到夜空的明月上。

他才发觉，今晚的月亮格外地圆，格外地大。

圆月是吉祥的象征。

他想到浩儿，不觉脸上绽出了一丝开心的笑意。

浩儿满百日之夜，如此圆月，将来必定是一个杰出的人物……

“呜哇！”一声凄厉的狼嚎从山顶传来。

他打了个冷颤，目光回到沙石滩上。

徐洁玉形单影只，仰卧沙滩，就用这种方法来逮那头花毛狼？

这究竟是美女逮狼，还是美女喂狼？

他的心悬吊起来，惶惑中特别忐忑不安。

他无法想像，这将是一场怎样的人狼生死搏斗。

他想出去制止她，却知道现在无论说什么，也来不及了。

命里注定要发生的事，谁也无法躲避。

他只好耐着性子等待。

皎洁的月光洒向沙石滩，洒在徐洁玉洁白如霜的身体上。

他看到她披散的乌发里，那双凝视着天空的眸子在闪亮。

天空，飘过一朵浮云。

一线阴影从徐洁玉身体上掩过。

胡大鹏的心格登一跳。

他倏地感到一双灼烫的眼光，温切地在徐洁玉的身体上滑过，一双无形的手，似乎在轻柔地抚摸着她。

他双颊青筋突暴，脸扭曲了，一股无法抑制的情感涌了上来。

那人是否见过她赤裸的身体？

那人的双手是否也像月光一样抚摸过她？

或许，两人还有更进一步的举止？

他爱她，也相信她，但却无法不嫉妒。只要有爱，就会有嫉妒，爱得愈深，嫉妒也愈深。

他咬着牙，陷入极大的痛苦中，疑惑如翻滚的乌云罩在头顶，猜测象毒蛇一样撕扯着心肺。

她并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，她只是静静地躺着，仿佛已经入睡，而且睡得这么恬静而无忧无虑。

她宁静的姿态，使他心中的巨浪逐渐平静下来。

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，何必再去追究？

已经惩罚过那人了，而且还罚得不轻，何必再耿耿于怀？

也许，那人真是在教她只身逮狼的这种绝活？

可是，男女授受不清，她怎么能只身面对一个陌生男人？

她与那人究竟还有何关系？

月亮变得有些惨淡。

惨青的月光照在他身旁的流水上，似有一种无由的秘密，就在这水中潜伏。

他再次深吸口气，心思转到花毛狼的身上。

它今夜会来吗？

听徐洁玉说，每年初夏，这条花毛狼都会来这山谷一次，据说这是它出生的地方。

他希望它能来，并让徐洁玉逮住，这样就了结了徐洁玉的心愿。

他又希望它不来，他不愿让徐洁玉受到伤害，那怕是一点点伤害也不行！

他在矛盾中焦急地等待着。

一个时辰。

两个时辰。

他没动。

徐洁玉也没动。

他不动，不要紧；他从小练功，曾经这样蹲立过一天一夜。可是徐洁玉却不同了，她毕竟是个弱女子！

他被她的毅力所折服，没再想去劝她，也没胡思乱想，只是默默地开始叨念：“畜牲，为什么还不来？来，快来呀！”

他的心和她的心溶在了一起。

一团黑影从山谷岩上出现，向沙石滩上移动。

黑影由远而近，奔徐洁玉而来。

不用细看，胡大鹏已一眼看出，来的正是那条一年多前咬死岳母，在他刀下脱逃的白额花毛狼。

该死的畜牲！

花毛狼越来越近，月光下连毛色也清晰可辨了。

他总算看清楚了这条狼。

这是一条花头素尾的灰毛大尾巴狼，身子大得象一头小牛犊，尾巴在地上拖着有三尺多长，竖立支楞的双耳，象两把尖刀，长嘴里露出的青牙和四肢的利爪，给人一种狰狞可怖之感。更可怕的是，它前额上的一道疤痕，那长虫似的疤痕，使它象是一头专噬人的魔鬼。

那疤痕是他的快刀留下的，这也是他快刀的第一次失手。

花毛狼放慢了速度，但仍然在一步步地向徐洁玉靠近，那谨慎的模样象是在窥探周围是否有什么陷阱和埋伏。

徐洁玉依然静躺着，洁白的身体在月光下闪光。

胡大鹏感到了一丝不安和惊慌，这是他从未有过的感觉，就是当年左右两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时，他也不曾惊慌过。

他此刻关心的不是自己，而是他的妻子徐洁玉。

他不由自主地伸手拔出暗藏在腿肚上的匕首。

徐洁玉不让他出手，自然就不会让他带金刀，他只好悄

悄地带上了这把匕首。匕首远不及金刀顺手，但他坚信，只要他一扬手，匕首定会在花毛狼咬伤徐洁玉之前，钉入它的脑门心。

花毛狼蓦然停住了脚步，支起耳朵，歪着脖子，四下张望，眼睛里闪烁着幽幽绿光。

好机灵的畜牲！

显然，它已听到了他拔匕首时，发出的异样响动。

“妈的！”胡大鹏心里恨恨地骂着，停止了一切动作。

花毛狼凝视了片刻，昂起头，伸长了脖子。

糟糕！胡大鹏心里一阵收紧。

花毛狼若是狼群的头领，只要一嚎叫，便会唤来一大群狼，那时候狼群攻至，危险不说，徐洁玉的报仇心愿就无法实现了。

花毛狼只是伸了伸脖子，并没有嚎叫，再次迈开了步子。很明显，这是一条不聚群的独狼。然而，独狼比一般狼群的头狼要凶残百倍，狡猾百倍。

徐洁玉能对付这条花毛狼吗？

他头额渗出了一层细汗。

花毛狼很狡猾，每前进两三步，就停一会儿，支起前腿，蹲着后腿，不住地四处眺望。

他听逮狼高手说过，这是独狼的习性，叫“一步三回头”，又名为“狼顾”，是狼贪婪和多疑的紧张情绪的表现。

花毛狼虽然走走停停，但距徐洁玉的距离却是愈来愈近。

五丈、四丈……

不到两丈距离了！

徐洁玉还是静静地躺着，纹丝未动。

花毛狼突然张大嘴，打了个哈欠，然后掉转了头。

奇怪！难道花毛狼打算就这样半途而退？

就在胡大鹏猜想的刹那间，花毛狼猛地转回头，跃起身子，扑向徐洁玉。

胡大鹏险些叫喊出声，但他没喊，因为他毕竟是超一流的高手。

他发觉花毛狼是在跃，而不是扑，躺在地上的徐洁玉也根本没有动的意思。

花毛狼从徐洁玉身上跃过，拖长的尾巴从脚到头在她身体上轻轻扫过。

徐洁玉象是什么也没有感觉到似的，仍平静地躺着。

胡大鹏对花毛狼的狡猾感到惊讶，想不到畜牲也会这样奸诈，而徐洁玉的沉着镇定，却使他对她顿时充满了信心。

也许她真向那人学会了只身逮狼的绝招。

他决定耐心观看，不到生死关头，非出手的时候，决不出手。

逮狼的结果，也许会解开一直萦绕在他心中的死结。

花毛狼奔出十丈外，绕了一个大圈子，又回到徐洁玉身旁二丈远的地方蹲着。片刻，再次从徐洁玉身上跃过，大尾巴重重地扫在徐洁玉身上。

徐洁玉还是沉默不动。

花毛狼再绕个圈，回到原地，再次跃起。

“妈的，畜牲！”胡大鹏暗地里骂着，“还会反复试探。”

花毛狼经反复几次跳跃试探后，已蹲身在徐洁玉身旁。月光皎洁，能见度很高。

胡大鹏清楚地看到，花毛狼的长嘴一张一合，像是在漫

不经心地打着哈欠，半尺多长的舌头在嘴边一伸一缩，时舔时卷，好一副悠闲的模样。

他想起了逮狼高手对他说过的话：“狼在急于吃人前，仍能保持着虚伪与奸诈，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待你明白它要吃你时，你已后悔太晚，猝不及防了……”

但，狼毕竟是狼。他已看到花毛狼长舌的涎水，正在舌尖上往下滴落。

他知道花毛狼已馋得忍耐不住，要对徐洁玉下口了。

花毛狼突地趴下身子，全身几乎贴着地面，两个前肢伸着，两个后脚弓着，像蝎子虎一样，扑摸向徐洁玉。

胡大鹏咬住了嘴唇。

是到动手的时候了！

然而，徐洁玉还是没有动。

为什么还不动手，难道还有更好的时机？

胡大鹏瞪圆了眼。

花毛狼已摸到徐洁玉的身旁，却忽然抖抖毛弓起了身子，迈着急促的碎步，围着徐洁玉转了两个圈。

花毛狼再也不装模作样了，它大概已确认没有任何危险，可以放心地饱尝眼前的这个细皮嫩肉的睡美人了。它伸着鼻子，凑到徐洁玉身上，从上到下地嗅来嗅去。

它边嗅边舔，长舌头在徐洁玉腿根部位停下来，一伸一缩，津津有味地舔着，涎水滴落在她腿上和腰身上。它时不时歪起头，泛红的疤痕，闪着碧绿寒光的眼睛，还有那呼呼的呼气声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花毛狼还是一条色狼！

胡大鹏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胸中燃烧起一团烈火。